



小满

■ 陈绪伟

小满前后,故乡的一山一梁,一坡一沟,是草木繁茂,庄稼成熟的景象。故乡人,就从庄稼的小满里,憧憬着夏收的殷实。

俗话说,立夏三板黄,小满豆麦香。这时我回到故乡,走在绿郁乡间的小路上,坡里湾里的风迎面而来,是熟悉而沁心的清香。

河湾梯田,我曾经吆牛耕犁过的地块,故乡人正在田间忙碌着割油菜。黄杆的油菜在镰刀下,排列整齐地躺在田里,接受阳光照射,等待连枷拍打。田边坡上的豌豆,淡黄色的豆荚,密密麻麻、胀鼓鼓地牵在蔓茎上,等待人收获。沟边的胡豆,深绿色的茎秆半人高,叶腋间的豆角,三四个凑挤在一起,从脚下依次挤到尖上,豆角胀得一愣一愣的。

梁上坳,那一大排老松树,齐刷刷伸出了半尺长嫩松尖。坳壑陈家院子,房前屋后是一块块辣椒地,碎碎的粉蕊白花,像星星一样密撒在绿叶中;侧茎

下,有几个小嫩椒吊伸出来。院坝前那块洋芋地,开出了一团团米色花,似云朵般格外惹眼。零星几个老人,轻挥锄头,在地边除杂草。这时的阳光格外耀眼,映照地面,浮绿泛金;光谱山野,浓荫碧翠;辉染乡村,疏香四溢。

远看张家梁子,那一方沃土,清风吹动着麦浪翻滚。麦浪从山梁脚下,一波波延伸推涌到梁顶,此起彼伏,蔚为壮观。此景让我思索到:“小满小满,麦粒渐满。”这古人命名“小满”时,表达着一种收获在即的喜悦心情。田野的麦类,正在由青转黄,过不了几日,这里将是故乡一片金色麦浪的畅想。

山里故乡,常显“高一丈不一样”的特点,啥庄稼都比坝子里迟熟上十天。走进这片庄稼地,熟悉的一窠窠小麦,麦秆翠绿油亮,麦穗粗壮坚挺,麦粒灌浆饱满,但还没完全成熟。牵手一株麦穗,轻抚胀鼓鼓麦粒,不禁让我想起了过去。孩童的小满季节,正是“青黄不接”的日子,农家早已断粮,年年

皆是“饿饭季节”。自留地中豌豆胡豆一出荚角,家家就开始掐摘叶子吃,吃完叶子掐嫩豆荚连壳吃。生产队为了生计,豌豆豆七八成熟就组织剥壳当口粮;然后开始“杀青”,即割下八九成熟的麦穗,按人口每天三两分到户,自己搓下麦粒,连皮煮着吃充饥。麦粒煮熟了,鼓胀得更圆,吃起来“嘎嘎响”,故乡人把这叫“吃虱嘎子”;我们觉得很好吃,而大人们却沉默无语,眼眶里含着泪花。固然那时再饿,生产队缴公购粮的庄稼地,却留的很足。

如今的小满,不仅是粮油有余,而且家家过上了小康生活。如今的小满,仍耕种出了一片片茂盛的庄稼地,守住了“手中有粮心不慌”的根本,“春种一粒籽,秋收万颗粮”那传统的俗念永恒。看那几片庄稼地里,故乡人戴着草帽,背着锄头,这看看那瞧瞧,观天色算时间,对小满时还未成熟的庄稼,终是悉心照料,期盼金色夏收的到来。

故乡的小满,惠风和畅。暖热的阳光,翠山绿林吹出清风,顺沟穿溪过坳壑,温湿地拂面而来;眼前麦浪泛金,耳边林海和鸣,这种景象与感受,是故乡所遇的小满特质。

在24节气中,人们熟知清明祭祖,冬至吃饺子,小满却很少人知。然而我的故乡,这天有“小满训诫”的习俗。一个院子,或是一家人,坐听老人讲:“……古训,小满者,满而不损也,满而不盈也,满而不溢也。祖先忌讳‘太满’、‘大满’,圣人说‘满招损,谦受益’”。诚说“24节气命名,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为啥有小满却唯独没有大满呢?告诫我们,人活一世小满足矣”。因而故乡人,小满这天饭只吃半饱,一直坚持至今地领悟饥饿感,铭记“小满”不自满。

夏天来了,故乡人心情不会浮躁,如今他们过上了小康生活,却仍然那样辛苦地耕耘土地,双手勤劳地建设美好家园。因为故乡人,俗有“小满”伴随。故乡小满,给我人生尺度,小满即知足,知足即幸福。

七弦琴

■ 方晓蕾

山中

你们见不到的山里风景
清风,明月和凉意
千年的苔藓

如同昨日花朵的鲜艳
空气明净,白云刚刚好
一些思想和萤火虫一样
闪闪发光

著名茶园

茶园成长为著名景点
没有隐士
一切都是沸腾的热点
村妇煮茶
我却与风景无关
解渴的茶却让我成仙

冬天

穿着羊皮袄的人
用心内的火苗抵御严寒
群鸟归巢
让天空更加碧蓝
白云生出暗影
百兽失眠
千万种力量寻找春眼

老家

与我同龄的梧桐
与我同欢乐月亮
与我同寂寥的凉风

与我同庄严的夜晚

与我同青梅的小燕
与我同歌唱的促织
此时却只有我渐行渐远

故乡

聚不拢的暮霭
千家万户的炊烟
灶台上的香甜
小溪的欢快
叽叽喳喳的羊圈
村中心的舞蹈
曾经的缠绵

局外人

一无所有的痛苦
信以为真的欢乐
无所适从的局促
飞黄腾达的生活
漂浮的尘埃
渺小的事物
我在镜中看到陌生的自我

安康素描

莫安塔镇住了水患
安澜楼安抚了战乱
金州路满是黄金
石板街一路炊烟
香溪涧长满大仙
左秦岭右大巴
留给我的绵绵的失眠

奔跑的枇杷

■ 洪妍

夏至刚到,汉滨的枇杷就次第黄了。

最先亮出金黄色外衣的是瀛湖镇清泉村的枇杷。这些金黄闪亮的枇杷好像在赶一场盛大的运动会。她们饱吸瀛湖水,广纳天地精华,攒动积蓄满身能量,以最饱满的肌肉,最漂亮的外衣,最骄傲的“五星”“解放钟”“长虹”标志,沿着汉江跑啊,跑啊,眨眼间,跑成了瀛湖镇的冠军,跑成了汉滨区的冠军,跑成了安康市的冠军,现在,又跑成了国家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初夏时节,只要安康大街小巷的水果摊上一露出枇杷的影子,城里的人们就开始在心里盘算,哪天有空了赶快到瀛湖去抢鲜。特别是一到周末,三三两两好友相约,全家老少出动,一路浩浩荡荡,说说笑笑,把个本来宽宽物物,清静清静的瀛湖闹腾的拥挤拥挤,热热闹闹。清泉村的果农才不怕闹腾呢,来的人越多,他们越高兴,挤一点儿不要紧,相互让一让路就宽了。那些咧着大嘴笑哈哈的枇杷,也是爱出风头的主儿。人围的越多,镜头离的越近,她越是妖娆、妩媚,直到你把她送入口中,似乎才了却了她生命中最大的愿望。这些从城里来尝鲜的人,图的就是这种美好的感受。虽然此时此刻枇杷在这里的价钱一点也不便宜,可他们乐意到这里来采摘自己心仪的果子,这总比在水果摊上挑来捡去好玩多了。

现在,清泉的枇杷根本闲不下来了。只要她们一露头,便成为抢手货。她们像长着金色翅膀的精灵,飞过巴山,越过秦岭,越跑越快,越跑越远,越跑劲头越足,越跑名气越大。她们从陆地跑到网上,从清泉村这个偏僻的水码头跑到北京、广东、新疆等地的大超市、水果摊,跑到孩子们快乐的笑声里,跑到老人们眯到一起的皱纹里,跑到姑娘们抹了口红的香唇里。

吃着皮薄肉厚、香甜多汁的清泉枇杷,你一定不会想到这一个一个圆润、个大的枇杷背后是一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退休老教授付出的心血。

二十多年前,当这位名叫朱凤平的老人只身来到瀛湖镇,她褪去城市的喧嚣,将实验室搬进村里,开始了人生的“下半场”,把多种亚热带水果北移到瀛湖周边的山山岭岭,开始枯燥的实验。日久天长,她与瀛湖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们融为一体,俨然邻家阿婆的样子,如果不了解内情,又有谁会把她与教授联系起来,与水灵灵的樱桃、枇杷、杨梅等水果联系起来呢?当枇杷、樱桃、杨梅、芒果、龙眼、香蕉、柠檬等试种成功并全面推广,她却化为一捧泥土,永远长眠在瀛湖的一棵大树下,与青山为伍,与绿水为伴,与这里的果农永不分离。

今年,清泉的枇杷又黄了,她们不仅以鲜果的形式奔跑,还变着花样儿,以枇杷茶、枇杷膏、枇杷酒、枇杷蜜等形式闪亮登场;她们也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带着周边的杨梅、茶叶、黄花菜等等这些姐妹妹妹一起加速奔跑。她们跑出自己的风格,也跑出安康人的精气神!



那些树

■ 秦风

记忆中,我所在的县城主街道两旁栽植的都是法国梧桐,可能年代比较久远,树干一般都有脸盆粗细,亭亭玉立,绿荫似盖。长时间的培育和修剪,街道两旁枝叶相连,成了一条绿色的隧道,也成了小城的一道风景。漫步在这林荫道上,凉爽又舒适,惬意又浪漫。前些年,随着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这些生长了几十年的大树,很快被集中砍伐,理由是落叶影响环境,花粉引起过敏等。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不落叶的常青树香樟。的确,法桐作为行道树,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就像一个性格一样无法改变,我们应该去理解和包容它。试想,这些树如果今天还在,已是顶天立地,株繁叶茂,将被人称为古树,它不仅是一道自然景观,而且是城市的人文景观。因为它与人们朝夕相处,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成长,是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功,是远大于落叶这点小过的。

小城的行道树由原来的法桐换成了香樟,相比之下,香樟树的的确确法国梧桐好。一是四季常青,郁郁葱葱;二是生长迅速,十几年时间,便由单手可握,长到如今的双臂方能合围。放眼望去,它们如列队的士兵一样整齐有序,绿荫似盖。街道也颇有几分法桐时代的样子了。这树好是好,但时间一长,缺陷便暴露无遗。春天,新叶初发,满树嫩绿,诗意盎然,春风一吹,黄叶子、老叶子仿佛秋风扫落叶一般纷纷而下,飘落得满街都是。这可苦了城市管理者,累坏了无数保洁员,尽管努力清

扫,仍是满地落叶,人们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原来,香樟树四季常青倒是不假,不落叶却是假象,其实是落叶的,只是落叶的时间和方式不同于一般树木,大多数树木秋天落叶,而它,却在万物复苏的春天。

泡桐树在陕南城乡四处可见,它高大挺拔,英姿飒爽,像树中的伟丈夫。它生长很快,十几年就可以长成一棵大树。因为它长得快,材质就不够坚实,能用到的地方就很有限。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它的叶片很大,像手掌一样,几场秋霜过后,常常是“无边落木萧萧下”,很煞风景,又影响环境。可是,每到暮春时节,无论是郊区,还是远山,放眼望去,我们都能看到一团团淡紫色的“云彩”挂在山间,飘在乡里,这就是泡桐树在开花呢。泡桐树的花不像其他春花那样小巧玲珑,或别致袖珍,它的花大气饱满,雄浑厚重,小喇叭状的花朵一团一团,一簇簇堆满了树冠,如同浓云一般。这个时候,它的叶子还没有长出来,全是花的世界。春天,万物刚刚苏醒,山上多少还有点单调和寂寞,而这漫山遍野的泡桐花开得正是时候,热烈奔放,气势磅礴,把最美的芳华慷慨地绽放放在春天里,用无言的美丽征服了人们的眼球。

如果说,泡桐树的花儿像云彩,是形的呈现,那么,槐树满树芬芳,则是味的释放。记得刚搬到城里的时候,小城的北坡上,遍地坟莹,杂草丛生,凄清而苍凉。后来,当地政

府一边下了禁葬令,一边对北坡进行绿化。由于北坡山高坡陡,加之多年耕种,水土流失严重,虽与县城近在咫尺,却是人们眼中的不毛之地,成了乱坟岗和杂草坡。于是,当地政府在北坡上遍植槐树,栽植时,细如手指,人们议论纷纷,这纤细的树苗何时才能长大?而时间却给了人们最好的回答,十来年时间,这片贫瘠的土地呈现给人们的是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绿。棵棵槐树皆长到碗口大小,几层楼房那么高。最为可贵的是,槐树林慷慨地容纳了坟莹和荒草,隐藏了曾经的满目疮痍。四月,漫山遍野的槐花竞相开放,一枝枝白的,红的花带着几分娇羞和内秀,静静地躲在绿叶底下。小城似

乎真的很小,装不下四处弥漫的槐花香,让醉人的花香到处飘散。外地人来到小城,被这醉人的花香勾引得如痴如醉,便四处寻找香源。小城人见了,向城外的山坡上一努嘴,外地人放眼望去,原来自己早已身在花海中,成了花中仙子。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槐树不计较,不观望,不等待,倾尽所能把苍山绿遍,用花香袭人,因此,槐树也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树,跟人一样,各有各的品性,各有各的用处,是不应该分为高下三等的。比如法桐、香樟、泡桐、槐树等等这些常见的树木,平凡得像你身边的人,熟悉又亲切,平凡又伟大,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我原是柞水人,在柞水长大,后来因为户籍问题,举家搬迁到山阳,我才成为有户有籍的山阳人。虽然不在柞水生活了,但对柞水的糍粑,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小时候家里穷,母亲没有挣钱的门路,只好在街道上,学人开起糍粑小摊,做了一段时间,生意就火了起来。母亲做的糍粑,不但碗大量多,口味绝佳,配的酸菜和辣子油更是一绝。因为母亲的疼爱,家有糍粑摊的福气,我从四岁开始,每天要吃一碗糍粑,一吃就是三四年。

儿时,在街头,常能听见背着长长的竹筒乐器的艺人打渔鼓筒子,挨家挨户唱:“万青九间房,洋芋当主粮。要吃调和饭,洋芋来砸烂……”万青和九间房是柞水的两个乡,处在秦岭山下,是高寒山区,小麦和玉米产量低,只有洋芋可以存活。地里洋芋多得吃不完,就做成糍粑,在那个极端贫穷的年代,糍粑成为当地穷人待客最好的美食。

洋芋糍粑好不好吃就取决于洋芋的蛋白含量,蛋白含量越高,洋芋糍粑越黏,且省力好打。我那时住在柞水下梁镇,距离九间房不是很远,母亲每次去购买洋芋,都要起得很早很早,翻山越岭,两个时辰就到了,母亲和父亲一路用架子车拉回。有时候父亲有事,我也摸黑陪母亲去,摸了几次就对九间房和万青两个地方轻车熟路了。

做洋芋糍粑要有耐心。先是给洋芋去皮,我和母亲、姐姐一天一夜要刮好几盆,然后抬到河边冲洗。洗净的洋芋,放在锅里焯。焯洋芋也有技巧,添水要恰到好处,水多了糍粑稀,没筋丝,水少了又会把洋芋烧糊。添好水后,用木锅盖盖上,再用旧抹布把锅周围围严实,在灶膛里用大火烧。半小时后,洋芋蒸好了,一揭锅盖,满屋都是蒸汽和洋芋的香味,还有泥土的香味。蒸熟了,放在大案板上冷却,就等打糍粑了。

打糍粑前,母亲要准备好配料,她把早已腌制好的酸菜捞出来,切碎,在锅里放油,放上红辣椒,炒好后加水烧开,放些葱花与香菜。然后把花椒和大蒜放在石臼里捣碎,盛在碗里,我和父亲才开始打糍粑。

打糍粑,是在一个大的像锅一样的石头窝里。先把洋芋一个一个地用糍粑槌全部捣碎,然后用力按着揉搓,等揉搓得有了黏性,成为一团了,就可以慢慢地用力打了。打糍粑要有节奏,挨着打,不能有漏掉的地方,这样才能打得匀打得紧,等整团的糍粑开始鼓起小气泡,就说明打好了。下来就是起窝子,先用糍粑槌一打,把石板上的糍粑带起来,赶紧在下面淋上水,放下糍粑,又在周围的地方同样操作,到最后猛打木槌子下去,整团的糍粑连槌一起提起来,赶紧用搪瓷盆一接,糍粑就在盆里了。刚打出来的糍粑,夏秋最好是吃冷的,冬春吃热的,糍粑可以像米面一样成为四季主食。

自定居山阳后,就没有机会吃正宗的糍粑了,尽管有时候我会缠着母亲用山阳的洋芋做几碗,但往往不尽如人意。糍粑这玩意儿太娇气,不好好吃,一热就发了,不好吃。搁的时间大了,就会变硬,也不好吃。加上自己家里也没有窝酸菜,吃起来总觉得没有柞水的糍粑那么香,那么安逸,这或许是我移居山阳之后,最大的遗憾了。

瀛湖日落

■ 赵攀强

2021年农历正月初一,正是中国传统的新年。记得往年这个时候,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可是今年却有不同,这天中午气温一下子上升到摄氏二十多度,明媚的阳光照在身上,暖烘烘的,好像进入夏季一样。

我到岳母家拜年,午饭后与亲友坐在院坝的木椅上聊天,觉得身体燥热,索性脱去棉袄,换上夹克。一年四季忙碌,难得过年清闲,我们放松心情,嗑瓜子,晒太阳,闲聊,不知不觉到了下午,身子慢慢有了凉意。我赶紧走进屋里披上棉衣,人常说“春捂秋冻”,说是“春捂”宁愿穿厚些,也不能因穿得单薄而使寒气入侵引起感冒,造成麻烦。

站在院坝一角,伸伸懒腰,运动筋骨,猛然看见日落时分的夕阳。那圆圆的太阳距离瀛湖对岸的山头只有一丈多高了,圆心是白色的,周边是金黄色的圆圈,放射出厚厚的光晕,将天空染成了绛红色和金黄色。那山头在湖水中有倒影,太阳的倒影还没有。只见夕阳的余晖洒在湖面,波光粼粼,金光闪闪,向外扩散,好大一片,仿佛宽阔的湖面种上一块金田,或者是谁在湖中撒上了一团金粉,一点点,直至无影无踪。湖里太阳的倒影,也是渐渐地褪去,直至完全消失。此时的天边和湖里,还有日光的余晖,颜色呈浅淡的黄色,我知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黄昏时光,这种意境的美妙,没有身临其境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从1992年春节第一次到瀛湖,到现在已有二十九年,真正站在坎边一个多小时看瀛湖日落,还是首次。是以前没有这样的景致吗?是以前的我不热爱生活吗?回答肯定是否定的。那怎么就没有今晚的奇遇呢?主要原因可能是来去匆匆,没有心情。想到现在人们的快节奏,终日忙着去赶路,错过了路上的许多好风景啊!所以不少人提议让我们的生活节奏慢下来,慢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兴奋异常,下到坎下那块地继续眺望,因为那里观日落视野辽阔看得清楚。太阳距离山头越来越近,位置越来越低,湖面的金色光团越缩越小,但是颜色更加金黄和闪亮。慢慢地,慢慢地,那个金色光团由宽变窄,收缩成一支火把,火光熊熊,仿佛将那湖水已经煮沸。抬头望那太阳,已经把接近山头了。随后湖面那支火把越来越短,变成了两节灯笼,紧靠湖岸的那节颜色金黄,我想那是太阳的倒影;伸向湖中心的那节颜色暗淡些,宽泛些,形状然如一把金扫帚,我想那可能是夕阳的余晖投射水中的倒影。

这时突然听到身后有个甜甜的声音喊叫“爸爸”,我以为是女儿来了,转过身去,高兴地答应着:“噢!柳儿”。没想到那个女孩不是女儿,她也感到惊讶,不好意思地偏过头去说:“哎呀!不是爸爸!”女孩身后站着

几个妇女,其中一人说道:“哦!你认错了。”我急忙搭话:“没关系,我像你的爸爸?”女孩说:“太像了,爸爸也爱生活,特爱摄影。”说罢,女孩也走近前来,立在地头,拿着手机拍照,连连说道:“太美了!太美了!”我站在一旁,看着女孩,稚嫩的脸庞好像一颗红苹果,好清纯啊!

天空渐渐暗淡下来,眼前的瀛湖寂静无声,微波荡漾,湖中有船,从山的那边缓缓游来。远山绵延起伏,有的只能看见山影,有的还能望见山头,近处的还可看到树木,一片枯黄,因为立春不久,许多草木还未发芽。我的身下是田,田里种的油菜,多数已经结出花蕾,含苞待放的样子。地边有树,有大有小,高低错落,树上只有枝干,没有绿叶,那棵高大的白杨树,顶上的枝杈悬挂着一个圆球,我知道那是胡蜂的巢穴。湖边杨柳依依,微波起伏,水草飘荡,串串枝条在眼前轻轻划过,夕阳下的瀛湖意境真美。

再看日落,已经搁在山头了,水里的倒影,也聚焦成一个亮点,快要隐去。瞬间之后,三分之一的太阳被那大山遮掩,接下来剩下半圆,少半圆,一点点,直至无影无踪。湖里太阳的倒影,也是渐渐地褪去,直至完全消失。此时的天边和湖里,还有日光的余晖,颜色呈浅淡的黄色,我知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黄昏时光,这种意境的美妙,没有身临其境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从1992年春节第一次到瀛湖,到现在已有二十九年,真正站在坎边一个多小时看瀛湖日落,还是首次。是以前没有这样的景致吗?是以前的我不热爱生活吗?回答肯定是否定的。那怎么就没有今晚的奇遇呢?主要原因可能是来去匆匆,没有心情。想到现在人们的快节奏,终日忙着去赶路,错过了路上的许多好风景啊!所以不少人提议让我们的生活节奏慢下来,慢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瀛湖

第1274期

小重山

王岩作